



弘一大師傳

修訂新版

滄海叢刊／傳記 陳慧劍 著

南華管理學院
宗教文化研究中心
敬贈

東土圖書公司



弘一大師傳

修訂新版

滄海叢刊／傳記 陳慧劍 著

南華管理學院
宗教文化研究中心

敬贈

RWT1044 / 02

東大圖書公司

弘一大師傳／陳慧劍著．--修訂初版．--

臺北市：東大發行：三民總經銷，
民86

面； 公分．--(滄海叢刊)

參考書目：面

含索引

ISBN 957-19-2096-7 (平裝)

1. 釋弘-傳記

229. 385

86003596

國際網路位址 <http://sanmin.com.tw>

◎ 弘 一 大 師 傳

著作人 陳慧劍

發行人 劉仲文

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電 話／五〇〇六六〇〇

郵 撥／〇一〇七一七五——〇號

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門市部 復北店／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

重南店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修訂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

編 號 E 78007

基本定價 陸元貳角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不准侵害

ISBN 957-19-2096-7 (平裝)

弘一大師傳



目次

一個自覺生命的完成

自古聖賢皆寂寞

高山仰止

降生・ 1

父死・ 7

出岫・ 13

南遷・ 21

本色・ 29

親情・ 37

上野(一)・ 49

上野(二)・ 63

晚晴・	龍象・	前塵・	聖品・	沉潛・	空門(三)・	空門(二)・	空門(一)・	永訣・	水月・	空靈・	桃李・	悲歡・	轉振・	上野(三)・
305	285	269	253	235	219	203	187	169	153	129	115	101	91	77

3・次 目

弘一大師書簡研究・	弘一大師寫經研究・	弘一大師行誼大事年表・	晚鐘・	福林・	棲隱・	夕暉・	湛山・	病厄・	悲懷・	法侶・	白湖・	閩緣・
515	505		473	459	441	423	405	387	369	353	333	317

493

悲 懷

一九三四年的春天，甲戌新年弘公繼續在草庵為青年僧侶們講「戒」。似乎他每到一地，對出家僧侶，儘可能揭示「自律」的意義與精神。二月初，他便接到廈門南普陀寺常惺、會泉二位法師邀請，原希望以弘公的嚴肅與戒行，來整理閩南佛學院的僧伽教育，重振昔日的學風；誰知，弘公來到舊地，寺中的舊友如芝峰、大醒諸法師已遠涉他方，院裡的青年學僧與執事們，也沒有位是相識的了。

初到這裡，還看不出什麼眉目，在感覺上，這裡好像一團霧，叫人展不開視線。而且，此刻的弘一法師，已不是昔時的杭州師範李叔同先生了。他的精神已沈潛於自身的梵行，對處理人群的事，已與他的行為不相為謀。因此，他想不到要如何著手整理這一座佛學院，便在這裡向僧侶們講一次「盜戒」——養廉的方法，潔身自愛的要訣——然後潛居到後邊山麓的「兜率陀院」。

對於僧界教育的現狀，他沒有放棄立場，只是叫你說不出的棘手感覺，使人覺得因緣無分。

在另一方面，卻告訴他的法侶——瑞今法師，要創辦一個培養僧侶人格的學苑，教育青年，應先從方寸之間，「養吾浩然之氣」。換句話說，教育下一代，並不只在乎灌輸他們的知識，主要的目的，乃在培養他們一股「正氣」，在世間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，不卑污，不猥蕙，不邪門；出世做一個自律律人的比丘，不帶香火氣，不落在貪欲裡。於是，弘公告訴瑞師，這個教育青年僧的所在，賦予一個名稱，叫「佛教養正院」。養正院的基本院訓，應從「惜福、習勞、持戒、自尊」做起。——戒，也便是做人的基礎條件，弘公教人、自教，中心是「戒」！從此瑞今法師肩起了這份重擔，開始籌備「佛教養正院」；於是，南普陀寺，從三月間，便出現了一所年輕的僧侶學校！

弘一大師，則隱居在山後「晉水蘭若」（即兜率陀院），因為他從上海新請到一部日本《大正藏經》，從事清校「戒律部」的文字，並且寫了一篇《隨機羯磨疏》的序文，對天津刻經處負責人徐蔚如居士，說了下面一番話。

弘公說：「《隨機羯磨》，目前流傳的，有「敦煌石室古寫本」、「舊宋藏版本」、「高麗藏本」、「宋藏本」、「元、明藏，宋磧砂藏，清藏，明清別刊」等多種版本。可是宋、元各藏錯脫極多，明藏校正，也有妄改；只有《高麗藏》最為完備。天津徐蔚如居士參閱多種版本，互相考訂，並以《高麗藏》為主，採他藏之長，根據《道宣律師疏鈔》及《靈芝記》為指引，歷一年多，乃成此本，一正古本之誤，便於初學人研究……功在萬世。

「居士校刊典籍達二千卷，並以本書最精湛，此種扶衰振弊的功德，可說是偉大。今我（師

自稱）又檢同日本《大正藏》詳校，與舊宋、元、明等藏，《南山疏鈔》、《靈芝記》等文，詳細審定，稍有修改，以全完璧，後學者讀此書，應該感覺到難遇的幸運想！因宋元明諸藏中，此書謬誤最多，錯舛脫落，滿紙皆是，既無法卒讀，也只好掩卷嘆息，束之高閣了；如無今天校訂本，恐怕絕對沒有人能讀通此書了，南宋以後的律學沒落，難道是這種因緣？

「我今天以奇緣，有幸讀新校訂本，真是歡喜萬分，歎為稀有，並且願盡未來際，誓捨身命，竭盡心力，廣為發揚，更願後來學人，讀誦此書，珍如白璧，講說流傳，萬世不息，使律學發揚光大，常耀人寰……」

弘公也正與一般沈潛於學術界中人一樣，每次考訂了一種佛經上的典籍或者發現了一種佛學上新的知識，便和他當初學音樂、學畫時一樣，當他纖長的雙手，能流水般奏出「柴可夫斯基」、「貝多芬」、「李斯特」時，那種心靈上的歡欣，是無法形容的！

然而，在這座小蘭若裡隱居，卻是過的「結夏生活」，從四月到七月的雨季，每天只是一餐，每餐一菜！

我們借用一段儒家的話來描寫他那澹泊寧靜的苦行僧生活，便是孔子說：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；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！」在這個時代，除了「住」，弘公比顏回高明；吃的、穿的，心情的光明潔淨，恐怕顏回也要謙遜一番了。

結夏以後，弘公又恢復了平日的生涯（除了每天過午不食，不出門，其他還是一樣），到八月間，他又研究另一種律家的著作——清初見月大師的《一夢漫言》。他為這本傳記式的小書，

興奮得廢寢忘食。因此，他在這本書上，加上自己的眉註，又把書裡的經過，繪成地圖，使後來人，能了解古人真正的親身經歷，興起一種歷歷如繪的感覺，讓他們明白見月大師這位高僧的一生。

弘公初讀這部書時，以為是時下人寫的一本「佛學散文」，誰知讀後，才知是清初寶華山見月律師自述行腳的「小傳」，真高興極了，於是廢寢忘食地一口氣讀到底，當他讀到感動人的地方，也曾為當年的見月律師流過無數次眼淚。讀完，還覺得不安心，又作了「行腳圖表」、「考輿圖」和「眉批」。然後，再與原書地名對一遍，用粗線標定行腳路線。對受戒以後的經過，沒有標線，怕叫人淆亂了視覺。弄好，這算是讀古人書的一點結果，從古人身上承受到一點東西！

也許，為了讀《一夢漫言》的原故，或者弘公受到南山與見月兩位古人的感染太深，在這一年，從春到夏，從夏到秋，他一直沉浸在見月律師的故事裡。（著者按：見月大師，生於明，寂於清。）

起先他考訂《羯磨疏》時，從經目中，看到《一夢漫言》，一讀之下，認為是緣深，便動心研究見月律師生平。他覺得——見月律師，一生對人對事，著眼一個「嚴」字，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嚴得過火，欠缺人情！可是，弘公說：在這個世紀末的年代，一些所謂「善知識」，多無剛陽之氣，沒有古人的硬骨，動則同俗流，合俗污，卻自道是「權巧方便」，「慈悲隨俗」，陶醉自己。《一夢漫言》，正是時人靈魂病良方，出家人，該與世俗立一不同處，「我與見月律師」，所見相同！

於是，弘公對《漫言》一讀再讀，三讀。校後又加以標點，註記。一天，在人夢前，追憶到見月老人遺事，發願到華山拜「見月律師靈骨塔」，一念至此，枕邊落淚如雨。他痛心於佛門戒律不修，僧格委地，再過二十年，有著袈裟者，也是世間的盆景，聊備點綴而已！人心不潔，如水向東流，這樣搞法，再過若干年，釋迦牟尼佛的大門也只好宣佈關閉！

「佛門不整，佛法陵夷，有什麼事來證明？」有人不甘願地問。也許若干年後有人不屈服於弘一大師的「過份挑剔」。

然而，行持深厚的弘公，對世界他已經封閉了自己的嘴巴，終天不願多說一句閒話，除了講戒、說律，生活上的三言兩語；此外，他只用他深沈而智慧的眼眸，用他嚴肅而不屈服的表情，用他流血流淚為佛門受難的悲心——看世間，評定世間。

有些人啊——我們的兄弟姊妹同道們，心照不宣，互相想一想，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那樣沒有亂了你的方寸，沒有弄得你心蕩神搖？要是穿一身西裝、長袍，我們還可原諒，還不至於流淚！

在大庭廣眾之下教別人，用文字去美飾自己，都沒有人說什麼，只要不覺得肉麻、臉醜；對著莊嚴的聖像，難道你能說：「佛啊，我的說法，我的文字，都是騙人！騙人！騙人」嗎？怎樣纔能使人們覺得佛法莊嚴呢——那便是鑄一個實至名歸的「你」？不要一股勁兒外面光坦，內部腐爛！佛弟子，自必須「不與人同」！最低限度，與名利中人，有個分別，弘一大師才不會為此而涕泣！

弘公與見月律師有幾分相似，便是待人嚴厲，但自責更嚴；心中慈悲，卻不放在嘴上。

他已默摺了這個世界與這個世界上污穢的人心！人，總找個最幼稚最叫人發嘔的理由，為自己辯護，其實，人眼睛是雪亮的，有心人只是不戳穿你，但在心上寫下你這一筆卑污。至於那「無心人」呢，你騙我，惑我，侮辱我；我也騙你，惑你，侮辱你！

弘公的悲懷，發為戒律上的苦行，化為自身的沈默，冷峻地分析世間，情感從讀古人書中瀉洩出來；代替了直接撕破虛偽——為佛法被陵夷的哀痛！

因此，平日他整天沒有笑容，沒有形諸外在的歡樂。他只想到先把自己塑成一個無虧於心的和尚，但不望別人恭維他為法師、律師、大師！那怕別人說他是一個「自了漢」，那也由他。

今年，他五十五歲了。自信，他沒有浪費時間的一分一秒！把色身獻給佛道，也等於莊嚴自己。

見月律師的《一夢漫言》圖註，弄好，這時已到八月底，有莊閑女士者，手書《法華經》將要出版，她對弘公的身世，有很深的了解，出家後，又如此高深（其實並非高深，只是人們這樣看他）。因此，她託人請師為經文作序。

弘公接到這卷手寫的《法華》，字迹整齊而秀麗，全文沒有錯落，沒有污穢，輕香拂鼻，深為讚美，於是他把古人寫經的那份虔誠，在這篇文裡描寫出來，並且他自己寫經，雖不似古人那樣繁瑣，但是精誠在內心，流為筆觸，已全部做到。

他說：「古人對經典的奉行，第一便是「書寫」。據歷史傳說，魏、唐之際，人們書寫經典，

虔誠萬分；在寫經前，要先修淨園，再遍種楮樹，楮樹行間，種植香草名花，澆灑香水；楮生三年，香氣四溢（楮，為製紙原料，有香味），再造小屋，用香泥塗地，然後請匠人造紙，並齋戒、沐浴、盥洗、漱口、遍身薰香，換潔衣出入，剝取楮皮，浸入香水，取楮皮造紙，經一年多紙成，又築一墩高臺，在臺上砌屋，即使一瓦一木，都灑以香湯，屋成後，莊嚴潔淨，布滿香花，案前有旛有彩，寫經人，日受齋戒，入經室時，夾路焚香，梵唄引導，供養鮮花，然後書寫。

「寫時，用香水摻入墨汁，沈香木作筆管，筆下迸香；提筆時，徐徐凝神，吐氣，書寫一章完了，封在香袋中，供於香櫥，安放淨室。有這種精誠，因此靈瑞時現，下筆時，字字放光；或見護法神現身，加以護衛；或引奇禽，銜花供養（另有傳說：寫經時，筆生舍利），經文成就，大眾瞻仰時，同時讚嘆，逐頁虔誦，光華燦爛……」。

「妙道居士（莊閑法名），寫《法華經》，莊嚴精粹，無以復加……願後來人，隨力奉行，利益有情……」。

從弘公對古人寫經的了解，可見他自己書寫佛經時，是如何地虔誠、精細？看到弘公手寫經卷的人們，必會感觸到這位大師寫經時，心如靜水，意似抽絲，一心而不亂。僅在寫經上這種潛靜的工夫，便足以獲得常行三昧，何況，他出家以後，便隔絕塵俗，走入寧靜的自我世界？

這年九月二十日，弘公五十五歲初度，便在淨室，為自己寫小像一幅：略有幾根稀疏的髻、染衣、道貌，儼然是世外閒人！弘公——似乎有一股厭煩娑婆的急切心，於是，對世情迴避愈遠。印光大師以一個「死」字推拒塵俗，他則以「沈默」遠離世界。

但是，惟有一個例外。這便是與他的法侶們——瑞今、廣洽、性常、傳貫、廣義、妙蓮諸法師，有時娓娓說一小段過去的故事，或者講一小段寫字、雕刻、繪畫的方法。

這時，他有一幅聯句，給他的法侶之一的廣義法師，後面並加一節跋文，說明贈聯的動機。這個跋裡，從一九三三年春天，寫到初冬講學的經過，弘公希望有人要履行這項宏揚律學的心願。

聯句是：

願盡未來，普代法界一切眾生，備受大苦；

誓捨身命，宏護南山四分律教，久住神州。

最後，落款是——甲戌九月，曇昉並書，以奉廣義法師慧鑒。

這一年在平淡中過去了。

但在北方的俗家中，唯一與他保持關係的，便是他的兄長次子——李晉章。他在俗時的兒輩，則沒有寫信。他在給侄兒的信裡，曾提到幼樵、品侯二位居士，經由晉章轉贈佛經，這兩位可能是大師為上海時出生的二子所命的別號。

時間是人類最溫和的裁判，過去的創傷已經平復，他們在想像中，遠在南方遯跡世外的生父已經遠遠而陌生，亦復莊嚴聖潔。

這時他們家人多已信佛，李晉章，代表了弘公的意旨，把佛法傳給家中每一個人。

年底他寫一封信給晉章，請他刻幾方印寄來。印文，則從「亡言、无得、吉目、勝音、無畏、大慈、大方廣、音、弘一」等法號中挑選。

此外，他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，天津人常用的楷帖，有一種流行的《昨非錄》，文字全是前人銘言，可以流傳，也希望晉章在舊書舖中找一部寄來。弘公的意思，目的在古人的嘉言，能有出頭之日，不要被歷史的灰燼湮沒。

果然，到第二年春天，去淨峰之前，《昨非錄》由天津與「印章」同時寄到，心中非常歡喜。翻過了年，在兜率陀院的日子已告一段落，一九三五年正月，從「晉水蘭若」移到禾山萬壽巖，寫下〈淨宗問辨〉。

弘公對「念佛法門」，只強調幾句話：「念佛——是佛學裡最切實、最簡單、最生動的門徑；可是卻為了它的簡單、切實、沒有深奧的玄理，使知識份子懷疑。對這門行徑，用直覺比理解更重要；你先不要問「極樂莊嚴世界在何處」，你要先肯定是否能虛心接受這項法門。當你走進這個門裡，纔感覺這個世界不是單純，而是深奧華麗！」

不要輕啟懷疑之心，釋迦牟尼，非誑語者，非妄語者！印光大師，在這方面重新印證了這項真理。繼起者，必有千萬個一心求證念佛三昧的行人！

然後，他離開廈門，到泉州，在開元寺對僧眾講《一夢漫言》。把見月律師的一生，如數家珍地告訴學人。

講完《一夢漫言》，順道住幾天「溫陵養老院」（是泉州古蹟，經歷代修葺，當時佛教人士，於此辦養老院，安住無依老人），這是弘一大師第一次在閩南，逗留溫陵，想不到當他第三次——也是末了一次卻在這裡與世人告別，乘願上生彌陀世界。

實際上泉州是閩南的名城，歷代文化的搖籃。他一經來到這裡，便轟動了文化、教育、佛學界。

第一次來溫陵養老院，住在「華珍室」第十二號房間，他深怕自己的驀然而來，使院裡的生計為他而紊亂，而浪費；因此他先關照主人，早午兩餐，蔬菜不要超過兩樣，有人來訪，請先通知，他預定在這裡住幾天。

院裡，住著幾十位老人。達到弘公對老人說些什麼，他總少談佛法的奧理。他對老人，說的是「汲水、破柴、烹茶、燒菜、燒湯、掃地、洗衣服、抹桌子、蒔花澆水」的生活上事，這些事，都要自己操作，不要等著別人。

弘公說：「我自己出家到現在，生活上一點一滴都是自己來。別人為我做生活上的小事，便感覺折福！各位老人，我們是一群無福無慧的人，生在五濁惡世，事事要別人服侍，不是有罪麼？而且別人還有自己生活上的事啊！……」

住幾天「老人院」，弘公感覺別有滋味。那一群老人，多數比自己蒼老，但有些卻比自己結實。

不過，那已是「夕陽無限好」，前頭的歲月，已不多了。有些老人，虔誠地念佛，他們不知

其所以然，只是孜孜不息的撥著念珠。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心，締造一個什麼樣的將來。

老人院，原是歷史上的古蹟，院中原有一個亭子，在宋代，朱熹在這兒講過學，歲久失修，直到幾百年後，明代一位地方官重建，取名「過化」。但不久又燬在明末的兵亂中，直到民國，溫陵老人院有意修復古蹟，請師補寫「橫額」。因此，弘公高興地寫下「過化亭」三個大字。

這時，又為院董葉青眼居士寫一幅「南無阿彌陀佛」中堂。另外贈一幅華嚴聯句。文曰：

持戒到彼岸，

說法度眾生。

弘公感覺有緣到溫陵，是前世因緣。

在這裡，慕名來求字的，日漸增多，他們只要把紙送來，便能捧著墨寶出門。弘公的字，來求者，都歡喜而去。在臨行時，將要去惠安東北角半島——淨峰寺中潛修，泉州的佛教道友、法侶，溫陵的老人送他到門外。行前，葉青眼居士問他：

「法師！這次到泉州來，許多人來求字，卻少求佛法，豈不可惜？」

「我的字便是佛法，居士何必分別？」

弘公，有自己一貫的生活方式，凡是與他有緣人，不管是談天，還是寫字，「不是經語不寫，不是佛語不說」，如說寫字不是佛法，又是什麼？佛陀出廣長舌，演和雅音，所迸出來的語言文